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
第二十四回 丑姑兒園內破花心 小牧童堂上遺春譜

詩： 可惜青年易白頭，一番春盡一番秋。
鬼病難捱青晝永，閒愁猶勝白雲浮。
划損金釵心悄悄，敲殘玉漏夢悠悠。
一點靈犀難自按，漫教花下數風流。

說這丑姑兒，原是在小姐房中伏侍的一個使婢，年紀可有十七八歲，眼大眉粗，十分醜陋。小姐嫌他醜贊，凡一應精細事務，件件喚著瓊娥，再不肯落他手裡。只揀那粗夯用氣力的，便喚著他做些。到有一件，這丑姑人都看他不出，醜陋中帶有幾分風趣，年年至三月天氣，便有些慳慳春病，攢著眉，咬著指，就如東施效顰一般，便熬不過那般滋味。有詩為證：

幾度傷春不自由，投桃無計枉自愁。
誰知傳命宣花使，頃刻推門指路頭。

瓊娥正去喚他，走到門首，只聽得他在裡面唧唧噥噥，自言自語，句句都是傷春的說話。瓊娥聽了，悄悄捱進房門，掩著口，忍不住笑道：「丑姑，小姐著我來吩咐你，到園中喚牧童折花哩。」丑姑道：「姐姐，瞞你不得，小妹妹正花心動在這裡，一步也行走不動。做你不著，替我走一遭吧。」瓊娥道：「呸！羞人答答的，丫頭家虧你說這樣話。」丑姑搖頭道：「姐姐，你莫要是這般說，我的心，就是你的心一般。而今三月天氣，那貓狗也是動情的時節，怎說得這句自在話兒。」瓊娥道：「你快噤聲，隔牆須有耳，窗年豈無人。只是你我兩個講講，還不打緊，倘是老夫人聽見，這著實一頓打，決不饒恕。」丑姑笑道：「姐姐說得有理，小妹子今後痛癢只得自知吧。」瓊娥道：「不要閒說，小姐等著要花，我先去伺候梳妝，你快吩咐牧童來。」瓊娥說罷，便轉身先去小姐房中伏侍梳洗。

你看這丑姑，慢慢的拖著一雙腳，帶兩隻鞋片，一步步走到園中。四下一看，哪裡見個牧童。便做嬌聲叫道：「管園的牧童哥，那裡去了，小姐等著花哩！」原來這牧童恰正脫去衣服，赤著身，露著體，坐在那水邊池上洗澡。聽得喚他名字，暗自驚疑道：「那裡來這一個嬌滴滴的聲兒？」連忙帶著水一骨碌站起身來，抬頭仔細一看，又不見個人影，便厲聲答應道：「牧童在這水池裡洗澡哩。」那丑姑聽說洗澡，卻也是有心要看牧童身邊那個東西，忙忙的走到池邊，只見他那個東西劈空發起性來，真是十分厲害。

丑姑看了，假意兒掩著口道：「呸！小的家好不識羞，青天白日露出那個東西就像鐵棍子一般。倘是老夫人、小姐劈頭走到，只說我們思量乾甚麼歹事。還不起來快快拭了浴，折花與小姐去。」你看這牧童，也等不得拭乾身上，連忙披了衣裳，係了暖肚，笑嘻嘻上前就把丑姑摟住，做了一個嘴道：「丑姑的心肝，我牧童為著你，險些兒害了一場老大的相思病。這也是今日天緣湊巧，來得恰好，就在這茅草坡上，盡情地風流一場解解饞吧。」那丑姑扭著頭道：「呸！不知死活的冤家，老夫夫人知道，不曉得你要偷婆娘，到說我來拐小官，那時打得十生九死，怎麼是好。」這牧童只是一把扯定，那裡肯放，迎著笑臉道：「丑姑，你且聽我說一個正經道理。那日老夫曾有言在先，說是：『牧童，那園中的花卉若是灌植得好，揀一個好日子，把那丑姑與你做了老婆。』只見前日老夫人與小姐踱到院中，看了這些紅紅綠綠，嬌嬌嫩嫩的花卉，果是開得茂盛，心中實實歡喜。又對我說：『牧童，我看你小小年紀，到也中用，那丑姑今番決要與你做老婆了。只是看個官歷上的好日成親。』那時我便跪將下去說：『牧童多謝老夫人抬舉，只是年紀幼小，那件事兒不會得乾，明日丑姑要退起婚來，便吃他勒壓哩。』老夫人道：『且去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』我答應道：『是。』方才站起身來。這句句都是老夫人親口說的，我兩個免不得是一對花燭夫妻。只是孔夫子老官說得好，也有生而知之，也有學而知之。今日悄悄兩個先偷一偷，學一個手段去。」丑姑半推半就道：「這都是你的花嘴，老夫人決沒有這樣話。我妹子便是長了十六七歲，自不曾經過這件風霜。難道是嬌嬌嫩嫩的一點花心，到被你這一個游蜂採了去不成。」牧童歡喜道：「你雖然是個黃花女子，我區區到也不敢相瞞，說實落是個黃花小官。今日黃花對黃花，大家耍一耍。」說不了，又做了一個嘴。丑姑假怒道：「呸，不知進退的東西！要說便說，做些甚麼嘴，調些甚麼情？看你這一副癩痢嘴臉，就生得潘安一般標緻，我也是不敢從命的。」牧童又笑道：「你若憎嫌我，便少做幾個嘴吧。」就將他一把扯倒。這丑姑恰才口頭雖是這樣說，心裡實是想著的。你看他假意兒左掙右掙，低低叫道：「牧童哥，我妹子也沒奈何，今日著在你手裡了。只是我來了好一會兒，若是小姐著人來喚我，瞧見了，便做將出來。還到那芙蓉軒後地板廳上耍一耍去。」牧童依言，就走起身，緊緊扯住丑姑的一隻手，只恐他跑了。

來到芙蓉軒後。這牧童先替他鬆衣解帶，再自己脫了下身衣服。露出那件東西。更比方才洗澡的時節愈加堅硬。這丑姑看了，半驚半怯，驚的是，猶恐有人瞧見。吹風到老夫人小姐耳朵裡去。怯的是，長大這般年紀：自不曾嘗過這件東西，甜酸苦辣，怎麼樣的滋味。低低叫道：「牧童哥，我妹子怕當不起哩。」

這牧童見他裝出模樣，愈加發興，便叫道：「丑姑的心肝，我和你一場好事，不要耍得沒興。我前日下南莊來，曾廢了幾個錢，買得一本春意。將來瞌睡的時節，看一看，便高興起來，哪裡禁得過。一向帶在身邊，不曾看著。我今日拿將出來，和你照依那上面做個故事兒罷。」說不了，招一隻手便向腰邊囊裡摸將出來。果是一本小小印現成的春意譜兒，上面都是些撒村的故事。丑姑斜著眼看了一張道：「牧童哥，我妹子怎麼比得這個慣經的？只是盡省興，弄一會兒便罷。做些什麼故事？」

牧童就依著他說，騰的跨將上去，用了些甜言密話，款款輕輕，扳將起來。

兩個正在興酣之處，你又不割捨我起去，我又不肯放你起來，哪裡還管甚麼有人瞧見，牧童使也顧不得搗破花心，盡力抽送。這丑姑恰才抵當不住，撲簌簌淚珠垂下，口中唧唧唔唔，只甚叫喊起來。

不想那小姐梳洗了半晌，還等不得醜姑的花到，便著瓊娥來到園中斷喚。哪裡見甚麼丑姑，又把牧童叫了幾聲，也不見他答應。看看走到芙蓉軒後，只聽得他兩個唧唧聲響。輕輕向壁縫裡張了一張，只見他兩個正情濃意密，一個就如餓虎吞羊，一個便如嬌花著雨。又仔細聽了一會，兩個說的都是有趣的話兒。有詩為證：

蜂忙蜂亂兩情癡，鬢指相窺總不知。
如使假虞隨滅號，豈非愈出愈為奇。

這瓊娥卻熬不過，緊緊咬著袖口，站在芙蓉軒外，瞧一會，聽一會，欲待進去叫他一聲，恐掃他兩人高興；欲要待他事畢，又恐小姐親自走來。左思右想，只得輕輕走到軒後，把兩個指頭向軟門上彈了一彈道：「丑姑，你卻受用得快活，那小姐等得心焦哩！」牧童聽見，也管不得興還未過，連忙爬起身來，扯上褲兒，拾了那一本春譜，低著頭，竟往外一走。這瓊娥便走進軒後，只見丑姑還睡倒在地板上。他便搖頭笑道：「你兩上做得好事，卻瞞我不得了。小姐著你來喚牧童採花，原來你到被牧童先採了花去。」這丑姑兩臉羞慚，翻身爬將起來，也管不得冷汗淋身，猩紅滿地，便把褲兒係了，忍著羞對瓊娥道：「姐姐，我妹子今番活活的被他討了這場便宜。」瓊娥帶笑道：「這件事，你兩個都是討便宜的，到是我來得不著趣了。」丑姑道：「姐姐，今番卻瞞不得你的，只是到小姐跟前莫要提著吧。」言未了，那牧童便去折了一把花來，盡是些玫瑰、木香、薔薇之類，便揀一朵開得嬌豔的，嘻嘻迎著笑，便要與瓊娥簪在頭上。瓊娥正色道：「呸，不知死活的東西！」別人把你戲耍，難道我與你戲耍的？」牧童便又將去簪在丑姑頭上。丑姑假意道：「呸，姐姐在面前，還要調些甚麼情哩！」撲地把他一交推倒。這牧童跌得就如倒栽蔥一般。丑姑忙忙拿了那些花兒，竟與瓊娥來見小姐。那小姐見丑姑走到跟前，鬢蓬發亂，便問道：「你這賤婢，甚麼時候著你去，這時節恰才走來，還在那裡打這半晌瞌睡？」那丑姑無言回答，兩隻眼睛如火樣，只是低著頭，睜睜的看了瓊娥。那瓊娥又是忍不得要笑

的，掩著口，掙得個面皮通紅。小姐愈覺疑心起來，指著丑姑道：「這賤婢事有可疑，快快說是在那裡去這半晌便罷，不然說與老夫人知道，打得你活不活，死不死。」丑姑連忙跪下道：「小姐，丑姑並不向那裡去，只問瓊娥姐就是。」那小姐卻是個多疑的人，見瓊娥背地裡笑得個不住口，便一眼又看住了他。這瓊娥便跪下道：「小姐，這與瓊娥有甚干涉，只去喚牧童來問便了。」丑姑曉得事情敗露，見小姐盤問甚緊，只得實說道：「恰才正到園中去喚牧童折花，那小廝膽大如天，把我攔腰一把抱住，說了無數醜話。虧著瓊娥姐走來，方才死掙得脫。丑姑正要稟上小姐，只是開口又不好說。」小姐對著瓊娥道：「原來你這兩上賤婢，一路兒做了鬼，到我跟前東遮西掩。日後弄了歹事出來，那老夫人豈不怪在我身上。到是我防守不嚴，損了閨門的清白，先待我去對老夫人說個明白。」瓊娥道：「小姐，這都是丑姑做出來的，莫錯罪在瓊娥身上。」丑姑磕頭道：「今日情願打死在小姐跟前，決不願到老夫人那裡去。」小姐道：「想來這件事原與瓊娥那丫頭無涉，都是你這花嘴小賤婢做出來的，快隨我到老夫人那裡去！」你看這丑姑那裡肯走，兩隻腳膝緊緊累在地上，苦苦哀告道：「只憑小姐打一個死罷。」小姐道：「啐！還要胡說！我怎麼便打死你，送與老人親自正一個家法去。」

這丑姑也是一身做事一身當，只得含著淚，一步一跪，隨小姐走到堂前。只見老夫人正坐在堂上，他便連忙跪下。老夫人卻不知什麼分曉，笑吟吟對著小姐道：「敢是這丫頭伏侍不週，把我兒觸犯麼？」小姐道：「母親，這賤婢做了一件不識羞恥的事兒，孩兒到不好說起。」老夫人驚問道：「我兒，他乾了甚麼事？」小姐便從頭至尾的把話兒一一細說。老夫人止不住一時焦躁道：「有這樣事！且起來站在這裡，快著院子去喚牧童來，待我先問個明白。」那丑姑便起身站在小姐身邊，心中如小鹿的亂撞。